

說

庫

北

庫

述異記卷下

清東軒主人輯

古磚石刻

崇禎庚辰年間閩人陳衍嘗著一書中載一則鷺門僧貫一以請經過福州言去夏晏坐離外小陂陀有光連三夕發之得古磚背印兩圓花突起面刻隸字四行文曰草雞夜鳴長耳大尾千頭銜鼠拍水而起殺人如麻血成海水生女滅雞十億相倚起年滅年六甲更始庚小熙皞太平八紀貫一覺有異然默識其文投磚海中予按此識草雞長耳大尾合成鄭字謂芝龍也千頭銜鼠甲子叛以甲子亡故云六甲更始生女十億合成姚字謂總督啟聖滅臺灣也庚小熙皞太平八紀為今上紀元萬壽無疆之兆可謂驗矣見尤艮齋雜記

祝玉成牙畫

康熙初年浙杭祝玉成號培之年八十餘畫事入微渺如秋毫之末余得一牙牌長一寸五分闊一寸一面畫虬髯下海其中虬髯公李靖紅拂虬髯公夫人奴十人婢十人箱籠二十楚楚排列鬚眉畢具上寫曲一齣筆畫分明一面畫二十小兒種種

游戲悉備內一小兒放風箏其線有數十丈之勢高空紙鳶亦可辨焉然其筆墨所占特十分之三四耳至於粒米而真書絕句瓜仁而羅漢十八無少模糊觀者以顯微鏡映之無一苟筆。

銅章絕技

康熙丙子余在杭見銅章二各方寸一刻陋室銘一刻愛蓮說篆刻清晰工妙無比亦絕技也。

黑米

楚武昌府漢陽門內舊有陳友諒廣積倉基今皆為民居康熙甲子年有地中掘得黑米者黑如漆堅如石炒之即鬆研為末治膈症如神價比兼金臨海教諭吳牖丹在楚親見言之。

祝三多

杭州富人祝三多赤手成家累數萬金及病篤床頭咽咽作聲如蝦蟆之鳴聽之聲出銀櫃中三多命妻子力疾扶起以手扣櫃曰祝三多尚在此遂絕然未幾死長子以嫖賭喪家次子遭訟一貧如洗仙靈寺前所造居室甚麗已數易主矣。

生魂代筆

福州侯官學廩生杜成錦家貧居府學公廨夙有文名甲子秋有泉州父子二生同來赴試初八日其父病不能入場其子初十日早出闈謂父曰我今年頭場文字甚得意但可惜為他人作嫁衣裳耳子問其故父口誦七藝題目無訛子駭問曰豈父夢中神識所構所謂他人者何也父曰我為一吏引入號舍與杜名成錦者同坐杜之七篇乃我作也我授汝七破可覓其人問之且其人今科應中二十六名亦可預報之我窮乏老儒倘渠能資我歸費且日後富貴我父子亦有所望矣其子果遍覓得之其窮相等語之以故且報名次杜亦不信後示以七破杜乃恍然及放榜果二十六名

口技

揚州郭猫兒善口技其子精戲術揚之當事縉紳無不愛近之庚申余在揚州一友挾猫兒同至寓比晚酒酣郭起請奏薄技於席右設圍屏不置燈燭郭坐屏後主客靜聽久之無聲俄聞二人途中相遇揖叙寒暄其聲一老一少老者拉少者至家飲酒投瓊藏鈎備極款洽少者以醉辭老者復力勸數甌遂蹌踉出門彼此謝別主人

閉門少者履聲蹢躅約可二里許醉仆於塗忽有一人過而蹴之扶起乃其相識也遂掖之至家而街柵已閉遂呼司柵者一犬迎吠頃之數犬群吠又頃益多犬之老者小者遠者近者哮者同聲而吠一一可辨久之司柵者出啟柵無何至醉者之家則又誤叩江西人之門驚起知其誤也則江西鄉音詈之羣犬又數吠比至則其妻應聲出送者鄭重而別妻扶之登床醉者索茶妻烹茶至則已大鼾鼻息如雷矣妻遂詈其夫唧唧不休頃之妻亦熟寢兩人鼾聲如出二口忽聞夜半牛鳴矣夫起大吐呼妻索茶妻作嚙語夫復睡妻起便旋納履則夫已吐穢其中妻怒罵久之遂易履而起此時羣雞亂鳴其聲之種種各別亦如吠犬也少之其父來呼其子曰天將明可以宰猪矣始知其為屠門也其子起至猪園中飼猪則聞羣猪爭食聲奪食聲其父燒湯聲進火傾水聲其子遂縛一猪猪被縛聲磨刀聲殺猪聲猪被殺聲出血聲燂剝聲歷歷不爽也父謂子天已明可賣矣聞肉上案聲即聞有賣買數錢聲有買猪首者有買腹臟者有買肉者正在紛紛爭鬭不已嗒然一聲四座俱寂

獨足鬼

富陽桐廬山中多獨足鬼人稱為獨脚仙比戶祀之否則紗帽綵袍彳亍而來夜入

人家能魔人至死。又能竊人財物飲食。城中亦不能免。時作老人扶策至人家。夜與人共宿。親而奉之。所求必得。否則為祟。按變即獨足鬼。山魃木客之類也。變形似人一足。挾杖能升高峻。入人室竊飲食衣服。亦不害人。巢居於木。有匹偶。豫章諸山多有之。居民見之甚悉。

蘭石軒

山東學使署中有蘭石軒。白石廣二尺許。長五尺。石理細潤。天然成橫幅。蘭蕙花葉生動。披拂湘江之渚。但少香氣耳。昔人欲鋸而分之。石堅不可斷。乃止。見張樸菴先生海岱日記。

產魚

康熙年間湖州北門外民婦產魚十餘條。

託體復生

康熙戊寅夏。松江時症盛行。多致不起。有東鄉村人之妻病死。越日復甦。聽其語則嘉興土音也。曰。吾何由至此。吾乃嘉興北門外某姓之女。年十七。尚未適人。偶患病昏瞶。似一夢然。今始甦醒。此非吾家也。因慟哭求歸。舉家驚異。其夫試往嘉興察之。

則果有某家女新病死有父有兄遂語其故其兄隨至松視之女相見悲喜述父母年歲并居室篋笥衣飾之類無不脗合懇與其兄歸家衆以為不可遂公議留之仍為夫婦焉

又

是時同郡有庠友陳咸京者其婦翁姚姓有田產在寶山地方遣家人往索佃戶舊租至佃戶家則其邨中皆染時疫佃亦新病起入與索之則其人皆徽州語音曰我未嘗欠汝舊租也我挈本來寶山遭水至此貲本全失無以還家豈知汝租帳耶姚僕大駭連叩數家則皆徽人也奔歸告其主咸詫為異事蓋丙子年寶山城為海水所漂城內外無得免者此必徽商死而今始附形也

水灾免厄

丙子年寶山城水漂死者數萬戶有老夫婦止一幼子住小房一間其人向善日久有一僧至城中化緣無人施者此老獨齋之且累旬不倦忽一日僧謂之曰汝家有大難但汝善人也可以免厄因令買白綿紙百餘幅遍糊其屋相戒舉家安寢聞異聲必勿出其夫婦謹授教是晚海水泛溢聲如雷霆城垣房舍隨波入海迨明水退

聲息。夫婦始出。則一望平陸。無一椽一瓦。而此屋巋然獨存。所糊白紙。並不沾濕。後官勘水災。見之。皆嘆異。稱為善人之報。

有尾人

順治年間。金壇毛友夏。販布至嘉興。衙前橋鋪行。身有尾。其長半尺。有白毛寸餘。人伺其浴。迫而觀之。毛不諱也。言其父向業布行。中年無子。偶至一山。登絕頂。步入古廟。廟荒廢已久。方眺望間。忽覩一美婦。姝麗非常。驚問從何來。女曰。某乃山下某氏之妾也。為正妻凌逼。逃避至此。毛曰。汝弱質。焉能登此峻嶺。女曰。廟後有仄徑。吾家往來甚便。吾棲此已兩日矣。毛曰。汝既懼還家。能隨我歸乎。婦唯唯。從之至家。性極和柔。毛妻亦安之。且念未有子。姑留為妾。頗善操作。舉家相得。未幾妻死。遂為正室。產友夏生。而有尾。父欲棄之。婦曰。此異相也。且如無子何。遂育之。毛每經營困乏。婦必助之貲。不知物從何而來。但得息必索其本。約無愆期。即償。亦不見其藏度之處。逮友夏十餘歲。父死。婦撫友夏泣曰。吾緣盡。從此辭矣。囑家人善視之。迨夕不見。嘉興俞約夫親見友夏。自言之。

鬼交產蛇

海鹽俞氏有一僕善成衣。因名楊裁衣。幼時其母孀居。有一外交相好甚篤。未幾其外交死。魂入其室。與母共寢。時裁衣幼。與母同宿。夜啼。則魂下床。匿於鞋中。兒睡復來。交媾如人。但體冷如冰耳。年餘。忽見夢其母曰。我死後為蛇。因與汝孽緣未斷。故復相聚經年。今將託生。有一語切囑。弗言。則禍汝矣。汝已有姪。然而異類也。汝某夜烹帶毛豬蹄於房門外。祭我。亟至後園中。掘一土坑。坐其上。可免也。母如其言。至夜半坐坑中。腹痛異常。俄產十數蛇。目俱未開。母密掩之後。竟無恙。

黠盜婦

張秋有一婦年三十左右。雇驢欲至兗府探親。途中問驢夫有妻乎。曰無。婦曰。我亦新寡。與汝盍為夫婦矣。驢夫大喜。因野合焉。迨至府。謂驢夫曰。我母家頗豐。若如此衣服。不使同歸。因予十金。令至某緞鋪買緞二疋。持歸。婦密燒其數處。驢夫不知也。婦曰。如此破緞。汝買之何用。與汝飯後同往換之。已密置毒其中。驢夫食訖。遂同至緞鋪。共爭論間。驢夫已毒發死矣。其婦以緞鋪殺夫。遂欲鳴官。緞鋪情急。以五百金賄婦。婦遂挈貲騎驢而去。蓋借驢夫以挾詐也。可謂黠盜矣。康熙三十年事。

龍肉

杭友張世常館於汪宇昭給諫家時給諫尚未就選偶與親友會食買一青魚重三十七斤因以肉作鱠宇昭適齋不食客共食者七人其肉肥美全如腹腴逮卜夜忽聞厨人驚闐主人入視久不出世常疑之因入其庖室但見主人錯愕之狀問之乃所餘之魚暗中有青光一二尺閃爍不定聽之索索有聲食者咸疑中毒共皆倉皇因留宿不去至半夜但覺腹中微脹亦無大苦或曰此龍肉也食之多壽

許七遇仙

東洞庭席翁吳許四姓皆巨富而許姓衰落有許七老官者家貧而患瘵骨立聲嘶命在旦夕偶令其子扶出門外閒步忽遇黃胖道人視之曰子病篤矣我化汝太平錢三文子藥三丸可供在香火堂內作三次服之有救也許受其藥入覓太平錢不可得遂携米升餘出施而道人不見矣是夜病甚其妻聞道人之言試取藥進之一服而熟寐再服而霍然三服而聲朗體強壯健異常逮十餘年而歿蓋夙緣也康熙十五年事

地中雞聲

吳醫趙潤周居東山高田亦許氏舊業也康熙三十年夏夜忽聞堂中衆小雞啾啾

作聲。細聽之。乃在地下。東逐則西走。西逐則東走。總盤旋堂內。更餘而寂。亦無他異。崑山城中陳姓家。亦有此異。

八足龜

康熙二十七年。外國進貢一龜。長幾二尺。八足。至揚州。觀者如堵。崑山何銘三家僕錢三。在揚目擊之。云。尚有十八斤之蟻。則未之見。

雙腎人

康熙三十一年。京師有一乞丐。攜其子約八九歲。具兩陽道。並生胯下。觀者人畀一錢。後不知流往何處。亦錢三見之。

直脚僧

康熙三十五年。常州有一僧。兩股止一節。直立無曲膝。兀坐草蓬。觀者人施錢一二文。亦能行坐。但下體甚短耳。

枕雞

康熙戊寅冬。杭州市中有賣小雞一對。雄者赤色。雌者黃色。小如畫眉。名曰枕雞。作高枕置雞其中。半夜輒鳴。不爽時刻。有人以銀八兩買去。

三脚狗

杭州江干有狗三足。一足在胸前。行則不于伶仃。立必倚牆。否則易仆。康熙己卯。新正見者甚衆。

龍龜

康熙三十五年。富陽漁戶獲一龜。徑三尺。頭隱隱有兩角。口正方。額下有鱗。四翼翼如鵝鴨之翅。而無毛。四足俱有鱗甲。獻之撫軍。命畜之玉泉。觀者不啻數萬人。未幾死。

龍與狢鬪

康熙癸酉六月。仁和臯亭山中。驟雨大風。有龍與狢鬪。龍吐冰雹。狢吐火。在黑雲中。或隱或現。一一可辨。狢如獅子。龍則如常所畫者。所過之樹俱焦毀。聞至錢塘江而沒。一路桑麥俱為冰雹所損。厚者積至一二尺。

酒樓仙蹟

台州有村名斑竹。在重山曲徑之中。地當孔道。居人止二三十家。行客於此食宿。有酒樓廢址。僅一高壁。巍然不傾。壁上有仙題云。二十年前樓上客。曾題東壁與西壁。

人情翻覆似浮雲。唯有青山不改色。相傳萬歷年間。此樓乃一冷酒店。極其寥落。有一丐者。每日持錢數文來飲酒。或時無錢。店主亦不較。是後酒店日盛。車馬經過。必至其家。此丐亦去。店遂改為高樓。生意冠冕。二十年後。此丐復來。欲登樓飲酒。店主以其丐也。屢拒之。一日雪甚。丐來。適過客充滿。求宿不許。乃於橋上雪中卧焉。晨起折枯竹一莖。於樓外牆上飛白題此詩而去。後店業日衰。竟燬於火。此壁獨存。字字可辨。

天台石梁龍

嘉興優婆夷李氏。康熙己卯四月間。約伴至天台進香畢。游石梁。觀瀑布。從石梁茶亭而下。至谷中。石湍漩瀾之間。多五色魚。長一二尺。游泳其間。忽見白光晃目。細視石間一龍蜿蜒。長幾尋丈。首如世所畫者。但兩角壓耳。口齒粲然。目垂出外。紅如大寶石。光曜射人。背青綠色。脊鬣間紅白色。而有六足。俱五爪。同游四人皆見之。引路僧言。此羅漢化現。即在山諸老僧。亦不能多見也。

龍首骨

康熙丙子正月初八日。德清縣蘭村荷葉浦。邨民畝泥得龍首骨一具。兩角長不及

尺短額聳鼻。兩眼孔大如碗。鋸牙雙出。頸骨長二尺餘。兩旁扁骨闊如牙笏。載至新市鎮。傾市聚觀。貨於藥肆中。堅如玉石。

三首人

丁子範者。京都人。任江南都司守備。老寓杭州。言順治四年丁亥。從廣西至湖廣。入西巖山。同行兵役共七人。山路崎嶇。午後見巖際草屋數間。因求寄爨。屢呼無應者。再四呼之內。有人應云。我不可出。強之。復曰。我出恐汝驚懼耳。其聲啁啾如鳥語。丁復強之。則一人長八尺餘。三首矗然。但止兩臂。昂藏而出。俄頃又出一女。亦三首。首有高髻。象大惶遽。蹣跚而逃。行數里。心始寧。不知何恠也。

狐怪

海寧有金三益者。窮迫無聊。有人勸其入都。覓一館地。遂挾二金附糧艘而行。抵都旅寓。將及半月。毫無所遇。逆旅主人知其囊罄。累逐之。金無計。忽念卜之於神。聞人言黑龍潭嘗有狐仙。試往問之。時值重陽。登高者亦往遊也。日晡方至。人已散獨行。遇一老嫗騎驢。又牽一驢迎喚曰。金三爺何來遲耶。金大駭。因前致禮。且述窘困之狀。老嫗曰。某家去此不遠。何不過舍寬坐。少遣悶懷。因以所牽驢乘之。行數里。又見

一嫗前嫗謂曰我適有事汝可送金三爺至宅遂去後嫗復引行一二里至大宅嫗先進通少頃引金入門登堂華飾精潔古玩列陳堂懸倪雲林畫柱聯則董思白題也俄頃二青衣獻茶香美異常屏後若有數婦人笑語似唾其藍縷者茶畢青衣引入澡浴浴罷易以新衣又引至內室幽雅香馥不類人間甫就坐青衣報曰公主來矣有數婦人擁一麗人至姿容妍雅但微覺黃瘦相延就坐珍食羅列酒味芳醇既醉以飽時已初更同入洞房牙床錦被貂幕銀燈竟成伉儷但不言笑而枕席之事狂蕩無節次夕亦然金念此何地此何人因我心迷惑以招此祟必狐恠耳聞狐變人必有尾交合時方欲捫之女心已知大罵曰汝真負心汝一窮漢我憐而收之且有夙緣故得至此今汝輕薄狗彘不若矣因嚙其唇蹴之下床金痛暈幾絕及醒天已將明赤身卧黑龍潭草中故衣在側匍匐而歸唇上四齒痕在焉翌日即狼狽南還此康熙三十年間事。

鬼產收生

徐濱溪言其祖母盛氏餘杭右族也祖母嘗言在室時見收生婦王老娘者自言十月初十夜半有扣門聲甚急啟視則喚收生者也有淡青色燈一對引之上船其行

如飛至其家坐褥者乃一紅衣婦人稱曰大娘其姑稱太太者與收生婦共食但酒肴俱冷不甚可口食畢臨盆產一子其姑與銀半錠大娘又私贈銀五錢復以原舟送之歸天尚未明也少寐覺腹痛異常嘔吐狼籍皆樹葉也因驚疑昨晚產子者非人檢其所贈乃冥鏹半錠也唯大娘之銀則未提焉疑為殮時受含之物耳

尸起白日

順治乙酉春崇德州錢鎮西二里許傍暮夕春未下一村人經荒塚忽出一尸行動如生人其人不覺也與之同行半里許漸疑為異物驚呼避之其尸突前與之搏鬪移時是人幾斃聲聞里隣共起救之其尸遂仆

石坊畫紀

甲申臘月初八日崇德縣前有解元牌坊卯刻大風坊忽圯時遇害者四傷不死者二驚且不傷三最異者三人同行兩人偶相拉訖語語未竟而前行者已墮粉矣又一行者忽耳後呼聲甚急回視則所呼者從來未識面正在遲疑幸脫巖墻之厄尤異者一人在危石崩陷中視之咿咿有聲乃數石柱駕虛是人適處石中啟而出之竟無恙